



●陳瑞瑩平日會以羊毛刷為藝術品表面除塵。
M+供圖

M+修復員談趙無極版畫修護

尋大師藝術匠心 細察版痕

藝術展覽總是繽紛多元，允許觀眾穿梭於一個個場地中，讓大家在揣摩作品寓意和其中故事的同時，進一步認識每位藝術家。而在這些有序擺放的精巧展品背後，也有一些人在思考如何在保護作品質量的同時，為觀者打造最適宜的觀賞體驗。M+紙類副藏品修復員陳瑞瑩就是其中一位。在正於M+當代視覺文化博物館舉辦的「趙無極：版藝匠心」開展前，陳瑞瑩及團隊夥伴就開啟了各種裝裱工作，不僅以專業精神認真對待每件展品，更得以從另一角度認識到趙無極與其版畫創作的細節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竹
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

陳瑞瑩常負責M+館內紙質藏品的修復及裝裱，亦參與展覽的籌備工作。她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，在參與籌備「趙無極：版藝匠心」展覽期間，她發現了不少耐人尋味的細節。

她分享，本次展覽大多展品源於捐贈，作品被分批送往修復室後，團隊會進行長達半年的狀況檢查，確保展品狀況適合展示，其後再進行修護、裝裱等展覽準備工作。

她表示，趙無極的版畫狀況良好，只是有些作品之前被裝裱在鏡框中；為統一展示效果，團隊要將作品從原框中取出，並採用符合博物館標準的外框裝裱。「我們發現前人用了一些水彩膠紙固定住了作品，為避免黏着劑老化後滲入紙張造成變色，因此將舊膠紙移除。這是一個較為常見的紙質修護技法。」

自製配件實現立體展示

框裱是紙質作品常用的展示和保護措施，為保證框裱質量穩定且能長期保存版畫作品，團隊採用的許多材料也都符合修復等級。「我們在更換畫框時注意到夾裱的卡紙變色泛黃，這種含木漿成分的卡紙如果長期和作品接觸，木質素釋放的酸性物質會漫移到紙張造成變色。」因此在重新裝裱的過程中，團隊選用了純棉無酸卡紙製作夾裱。這種卡紙具防護效果，尺寸可根據展示範圍調整。

為方便作品展覽後可以被取出，團隊也會選擇一些具有可逆性的方式，如採用可活動性護角固定作品。「展覽結束後，每張版畫都可以被輕易從畫框取出，回歸庫房保存，畫框能重用在其他作品上。」陳瑞瑩說。

展品展示形式則需要修復員、策展人、設計師共同討論，敲定可同時顧及作品保護和美觀效果的方案。「具有版次編號的版畫作品多以框裱掛牆展示。有些展品是趙無極和畫廊、藏家用於寒暄的賀卡，打開看能看到祝賀內容。如果攤平展示，封面或內容總有一方會被遮蓋，便無法展示。對於這種，我們會製作一些配件，比如輔助作品立起的亞克力膠展示格，以用於立體地展示展品的內外。」

此外，趙無極也曾將版畫作品印製為展覽海報。「我們不想將海報裝框，所以選擇了懸浮式裝裱方式，沒有邊框的束縛能更突出海報原始的面貌。」正如卡片立體的展示方式，團隊希望在呈現海報特色和原始質感同時，令展場設計更多樣化。

發現蝕刻版畫的定位小洞

另有一些書籍類展品，團隊也會用磁石將書頁固定在展示板上，為觀眾呈現書本翻頁展開的效果。「我們用類似質感的紙張包裹磁石，這樣磁石就不會在視覺上太突兀。」陳瑞瑩說。

此次在近距離接觸趙無極作品的過程中，陳瑞瑩也發現了多種材質的版畫紙，主要包括棉紙、中國宣紙、日本和紙。她也將自己的發現分享給負責博物館「教學與詮釋」部分的同事。大家一起將這些部分融入展覽支線故事，同時為觀眾準備可以觸摸的樣紙，令觀展體驗更加豐富。

「趙無極的大部分版畫使用了純棉布紋紙。這些紙張的品質非常好，來自兩間法國歷史悠久的造紙廠ARCHES和RIVES，它們多年來生產高質量、適合多種版畫印刷的棉紙。我認為紙張的品質是版畫保存良好的要素之一。」

陳瑞瑩介紹，從紙張背後打光時，有些棉紙的正面會透光，顯現出品牌的浮水印。這些浮水印有助於判別造紙廠的品牌，也能推測紙張年代。

另外，陳瑞瑩發現，趙無極常在蝕刻版畫中用起伏有致的線條表達立體與明暗，而線條的立體質感在放大鏡下會極其明顯，與遠觀時表現出截然不同的視覺效果。蝕刻版畫邊緣的中央位置也常看到有小洞，「這是趙無極用來定位的小洞。當蝕刻版畫包含多種顏色和形狀結構時，就需要使用多塊銅板進行套色印刷。對位孔有助線條、顏色、層次在多次印刷中保持完美重疊。可能觀眾需要湊近些才會看到。」這些細節都是陳瑞瑩在狀況檢查時逐步發現的版畫工藝特徵。



●包含14種顏色的版畫《無題》與對應油畫作品並排展出。



●《粉紅色與藍色風景》賀卡



●M+紙類副藏品修復員陳瑞
記者雨竹攝



●《無題》2000年石版印刷



●《有新月的風景》
1949年 石版印刷

蘇士澍 許禮平談書道傳承 現場揮春送「福」

馬年新春即將來臨之際，為促進香港與內地文化藝術領域的對話與互鑒，聯合出版集團推展的一本讀書會文化項目，舉行「名家藝術周」新春系列活動，邀請內地、香港文化名人開講。首場講座「中國書畫的收藏、傳承與傳播」於日前在尖沙咀商務印書館舉行，邀請著名書法家蘇士澍與香港知名收藏家、香港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總編輯許禮平主講，與聽眾分享對書畫收藏、傳承的知識與感悟。

作為當代著名書法家，現任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、中國綠化基金會副主席、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、《書法叢刊》主編、西泠印社理事，蘇士澍深耕書法與篆刻藝術數十年，其作品充分體現平正中和、關懷眾生的人文精神。他高度評價許禮平對明清以來尤其是20世紀書畫大家的精深研究。「許先生對於書畫家的生卒年月、生平背景如數家珍，堪稱一部『活歷史』。」他描述許禮平對於翰墨的研究成就正是源於他對於藝術的治學態度，「他通過數十年的積累，分門別類建立起詳盡的藝術家檔案，讓我十分震驚。」他指出研究書畫藝術，應包括作品、人物資料、手稿與文獻，立體地建立起近現代書畫的認知厚度。

「收藏要講究品位，更需理解作品背後的文化承載。」蘇士澍強調，真正的收藏價值不在於價格高低，而在於其能否填補歷史空白、推動藝術研究的深入。他以許禮平主創的《名家翰墨》為例，指出該系列不僅收錄作品，更注重考證源流、梳理版本，甚至通過跨館合作整合散佚文獻，使許多珍貴藝術遺產得以系統面世。

許禮平作為香港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總編輯，通過書畫經營與出版結合的模式推動中國書畫傳播，並專注於近



●蘇士澍（左）與許禮平對話。

代歷史文獻與名人遺墨，通過考據研究還原歷史。他回憶上世紀80至90年代，中國藝術出版面臨資源分散、技術受限的挑戰。他及其團隊以香港為樞紐，推動海峽兩岸及香港在書畫出版領域的合作，通過多家文博機構聯動，克服技術障礙，促成了一系列藝術圖書的出版。例如，《懷素自敘帖》曾因版本殘缺難以完整呈現。團隊通過比對多個傳世版本，補全文本缺失，並輔以學術註釋。又如《富春山居圖》合璧出版項目，在作品分藏兩岸的背景下，團隊通過長期協調，讓圖像與研究整合。「出版不只是印刷，更是學術梳理與文化傳播。」許禮平回憶，早期與台灣文化機構的合作亦面臨諸多阻力，但因雙方對文化傳承的共同堅持，最終突破了局限。

對話中，兩位嘉賓反覆強調，收藏的核心意義在於文化傳承，而非投資增值。「如果我們只談論張大千、齊白石值多少錢，就偏離了主流。」藝術收藏的真正價值，在於通過作品串聯起歷史、人文與時代精神，尤其在香港這樣中西交融的語境中，更需重視其文化根基的延續。

許禮平分享，許多藏家起初關注市場行情，但



●講者為現場觀眾獻上「福」字。

通過深入研究藝術家的生平與創作，逐漸轉向對其文化貢獻的體認。他提到，有年輕藏家因在《名家翰墨》中看到這些偉大的藝術成就，從而走上專業研究之路，後來成為博物館、拍賣行的研究人員。「這就是傳承的力量——一本書記載的不僅是作品，更是一個民族的文脈。」

面對數字化與AI時代的衝擊，蘇士澍認為，中國傳統書畫反而展現出更強的生命力。「漢字與書畫是中華文化的基因，AI可以輔助研究，但無法取代人文解讀與情感聯結。」他舉例，當前青年一代對繁體字、豎排書籍的興趣回升，這就反映出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的韌性。

中華藝術傳承是慢功夫，蘇士澍分享，「現在的孩子們會說外語，但踏踏實實寫字卻做不到。」他指，現時內地書法進課堂，就是讓中華傳統文化廣續傳承的有力實踐。「書法教育放在語文課裏，每周至少一節是書法課，一二年級叫『寫字課』，三年級到高中是『書法課』。」他提到，根據新修訂並於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》，國家以普通話和簡體為基準，但在特定情形下允許使



●蘇士澍（左）與許禮平現場揮春。

用繁體字。在出版、教學、研究、地名、書法、古籍等領域確需使用時，可使用繁體字，體現了規範與多樣性的結合。

「我覺得慢慢地，我們隨着時間的推移，在年輕人中會更好地實現文化的傳承。」他呼籲年輕人學習許禮平的藝術研修方法：「他對諸如徐光達、林風眠等等這些大家的生卒年可以倒背如流。我覺得只有你了解這些大家的文化背景，又了解他書畫的真諦，才有底氣去欣賞，再看他的書畫作品的時候，那就不一樣了，你的眼睛和境界就高起來了。」

講座尾聲，蘇士澍與許禮平在台上提筆、蘸墨，於紅紙上即席揮毫，寫下寓意吉祥的「福」字，向在場觀眾送上新春祝福。現場有多位書法愛好者特意前來交流，在近距離觀摩與親身實踐之間，感受中國書法的筆墨節奏與審美趣味，為即將到來的新春增添一份富有文化底蘊的年味。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